

● 新编武侠系列

神剑客

中

南宮燕著



远方出版社

第一五章 白云仙子

来人正是“东海龙君”座下的“四大天王”。

他们全都满脸严肃，睁着怪眼，冷冷地注视着过庭芳。

过庭芳先前差点伤在蛮人“林林”的刀下，对这四人余怒未息，此时不屑作答，剑眉一轩，横剑当胸，凝神伫立，准备与他们动手。

端木玉见状大吃一惊，她可不愿过庭芳惹恼“东海龙君”此等强敌，当下蓦然一闪身，挡在过庭芳身前，大声说道：“过少侠虽然识得‘断魂一剑’，但并非‘断魂剑’祁君默的门下，事实上祁君默乃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人！”

这番话，直使在场众人大惑不解，个个满头雾水，想不出所以然来。

“东海龙君”那震耳欲聋的声音，又说道：“既非‘断魂剑’的门下，由何学得他的得意绝招？端木姑娘之言，究竟是何意思？”

端木玉听得“东海龙君”居然知道她的姓氏，不由心头一震，急忙答道：“过少侠是从他人之处，习得这一招的，事

实上他与祁君默毫无关连！”

说时，还怕在场诸人不信，连忙环视众人，说道：“过少侠虽非七大派门下，但此次却为我们尽了不少力，他为了追寻杀害七位掌门的真凶，曾经历尽艰险……”

东海龙君的声音“哦”了一声，打岔地问道：“过少侠是否已查出什么线索？”

端木玉心存顾忌，不敢照直实说，便又答道：“过少侠虽已尽力而为，但迄今尚未查出端倪……”

东海龙君听得端木玉之言，便不再多问，只是轻轻地干咳一声。

这一声干咳似是一种暗号。

“四大天王”中的“云里手”傅一山与“铁扇书生”文成立即各伸一手，抓住不会轻功的“林林”，然后四个人身形一拔，翻上屋顶，去后无影无踪。

众人见“四大天王”离去，心下稍安。“三清观主”松涛道长向白云仙子踏近一步，朗声问道：“现下‘血旗令主’隐于‘白云山庄’之中，时时可能出来骚扰，请问庄主有何对策？”

松涛道长问出了这个问题，正是在场众人最为关心的，所以每个人都神态紧张地注视着白云仙子，等待她的答覆。

白云仙子想了一想，突然仰着粉脸，向半空中朗声问道：“龙君，目下‘血旗令主’隐于本庄，可否请您协助对付他？”

众人见她转请“东海龙君”对付“血旗令主”，都不由心中暗喜。

哪知“东海龙君”那雷鸣般的声音，却冷冰冰地说道：“诸位请在下来到此地，乃是为了追寻杀害七派掌门的真凶，至于其他之事，恕在下不便过问。”

众人听得东海龙君一口拒绝，全都有如被当头浇了一桶冷水，非常失望。

老一辈的几个人，心中更觉得有点不自在，因为向人求助，却被人拒绝，面子上未免有点挂不住。

松涛道长个性较为激烈，立时洪声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不若分成数组，在山庄之中分头搜寻，一发现‘血旗令主’的影踪，立即召集众人，予以围剿！”

此语一出，立即有人高声附和，但大多数人都仍相当冷静，少林智文长老首先摇头道：“欲对付‘血旗令主’，必须另约几个好手前来助拳，单凭我们这些人，恐怕奈何人家不得！”

松涛道长正在豪兴大发之际，牙痒痒地准备与血旗令主一拼。

他听得智文长老之言，立即接口朗声说道：“大师休得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只要从我们这些人中精选十人，全力施为，难道还会败给‘血旗令主’一个人？”

智文长老容色肃穆地说道：“血旗令主虽然功力盖世，但如果我们之中精选十人，尚足与他一拼，无奈他有‘三宝’为助，霸道无比，委实不易力敌！”

话刚说完，陡见过庭芳向前猛跨一步，环扫众人一眼，朗声说道：“血旗令主的‘三宝’已被端木姑娘与在下取得，诸位不必过虑。”

说罢，自怀中取出那面金光耀眼的“龙须天罗”，又举手指着端木玉背上的“黑锈剑”与“银月铁胆弓”。

端木玉想不到过庭芳会突然说出此事，想要制止，业已来不及了。

须知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”，在江湖之中，凡是身怀宝物的人，都尽量隐瞒，不愿让人得知，以免别人生出覬觎之心。

血旗令主的“三宝”无一不是价值连城的武林至宝，如今消息传扬出去，各路人物难免会对过庭芳与端木玉虎视眈眈，今后势将生出许多风波。

过庭芳不明此等道理，冒然说出“三宝”的下落，端木玉不由得又忧又急，想要否认，已不可能，只得索性解下“黑锈剑”与“银月铁胆弓”，高高举起，给众人观看。

众人一见“三宝”果在过庭芳与端木玉手中，无不惊得发呆，对过庭芳更加了三分敬畏。

智文长老沉吟片刻，严肃地说道：“昔年围剿血旗令主之时，白道英雄曾死伤三十余人，其中绝大多数是伤在‘三宝’之下，如今‘血旗令主’既已失去‘三宝’，威力大灭，我们不妨与他一拼！”

众人闻听智文长老已改变主意，胆气陡壮，个个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

智文长老正欲分派人，猛听得半空中响起一阵雷鸣般的笑声，继而听到“东海龙君”说道：“诸位无须操心，‘血旗令主’业已夺得缆车，下山去了。”

众人闻言，虽然微感失望，但心中也不由一宽。因为

“血旗令主”虽然已失去“三宝”，但仍不失为一个极为可怕的人物，与他拼斗起来，伤亡必甚惨重，如今既能避免，自是一桩幸事。

白云仙子回过身来，对站在她身后的婢女命令道：“增加人手看守缆车道，绝对不许再让外人混进来！”

四个艳婢之中，立即有一个高声应诺，脚下一动，匆匆离去。

白云仙子于是转向过庭芳，浅笑盈盈地说道：“贱妾有些问题，想请教过少侠，过少侠是否愿意赐教？”

过庭芳对这位“白云山庄”的一切，也深感好奇，正想找机会与白云仙子一谈，闻言毫不犹豫地答道：“庄主若有什么问题，在下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

白云仙子嫣然一笑，娇声说道：“此地不是谈话之处，请少侠到这边来。”

说罢，目光闪烁地瞟了过庭芳一眼，便迳自莲步轻移，绕着“龙虎堂”的回廊，向屋后走去。

过庭芳向端木玉微微点头示意，便要跟着白云仙子离去。

端木玉突然觉得很不是味道。她看到白云仙子美艳绝世，一种女性天生的妒性，使得她对白云仙子生出敌意。

如今看见过庭芳与白云仙子将觅地密谈，心中甚是不愿，情不自禁叫了一声：“过哥哥……”

过庭芳听得叫声，立即停下身来。

白云仙子也倏然顿住脚步，嘴角犹噙着微笑，但秀目之中，却隐隐含威，森然地注视着端木玉。

端木玉想阻止过庭芳与白云仙子同去，但此时却说不出口，只得改口说道：“我的武功，不足以保有‘黑锈剑’与‘银月铁胆弓’，还是交给你吧！”

说时，一扬手，将“黑锈剑”和“银月铁胆弓”掷予过庭芳，然后冷冷地一扭头，迳自进入“龙虎堂”中。

过庭芳不觉微怔。他看出端木玉心下不悦，但此时已无暇解释，只得低低叹一口气，随着白云仙子向楼阁之后走去。

他们默默走过长长的回廊，进入另一座楼阁之中。

他们走过一道又一道的门户，所过之处，尽是美仑美奂，金碧辉煌，而且侍婢如云，分立两旁，奢华已极。

过庭芳哪曾见过这种场面，心中惊奇万分，只怕王侯所居亦不过如此，白云仙子不知是何来历，气派竟如此之大，委实骇人听闻。

他们不发一语，走了至少也有顿饭工夫，所走过的楼房恐已近百，最后来到一扇铁门之前。

白云仙子转身冷冷向侍立该处的婢女一挥手，命令她们退下，然后伸手在铁门上轻按三下。

她所按之处，并没有什么机关，但是说也奇怪，那扇铁门“呀”地一声，立即敞开。

白云仙子当先走入铁门之中，然后转头含笑地目视过庭芳，示意他跟着进去。

过庭芳匆匆向门内一瞥，只见其中黑漆一片，没有半丝灯火，不由心中起疑。

他走过的那些楼房，处处灯火通明，有如白昼，唯独铁

门之内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不知是何等所在。

他因为不清楚白云仙子的底细，虽见她笑容可掬，但仍暗存戒心，不敢过份大意，所以迟疑着不敢进入门内。

白云仙子似已猜出他的心意，骄傲地一笑，朱唇乍启，柔声问道：“过少侠是否有点害怕？”

过庭芳不觉脸上一热，只得硬着头皮跨入铁门之内。

他一入门中，铁门立时轻轻合上，“卡喳”一声下了锁。

他只觉一股清郁的香气扑鼻而来，原来白云仙子正默默地立于他的身旁。

此时四下里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但过庭芳内力深厚，已有暗中视物之能，稍一运集目力，立即依稀地看清周围的情形。

只见铁门之内，是一间精致卧房，装设异常优美，赏心悦目，几疑人间仙境。

墙上挂着八小幅仕女图，图中人全是白云仙子，姿势表情各有不同，艳绝人寰。

从这八幅仕女图看来，此处明明是白云仙子的香闺。

此时白云仙子正站在过庭芳身前，不及二尺之地，两人气息相闻，在黑暗中默默相对。

过庭芳可以看到白云仙子的双眸之中，流露出异样的光芒，那种眼光似乎含有深意，好像有着千言万语，等待畅怀倾诉一般。

过庭芳突然感到心中忐忑，甚是不安，他也说不出，自己究竟在害怕什么，只觉得很不自在。

他略一迟疑，便干咳一声，故作镇静地说道：“庄主可否

开灯？”

白云仙子正自望着过庭芳出神，闻言如梦初醒，低声颓然一叹，然后伸手在壁间一摸。

说也奇怪，室内数十盏灯，立时一起点亮，明如白昼。

过庭芳心中又惊又疑，仔细一看始知壁间有一条细绳，通往挂于墙上的数十盏精美的宫灯，每一盏宫灯的灯蕊上，都配着一对火石，只要一拉细绳，火石立即互相摩擦，发出火光，点燃那些宫灯。他看到这套装置，不禁暗暗惊叹。再打量一下室内的陈设，越发相信这是白云仙子的香闺，心中更觉不安，便开口讷讷地问道：“庄主究竟有何见教？”

白云仙子落寞地一笑，以幽怨的语气说道：“我姓‘甄’，小名‘菲菲’，我年长于你，你不妨称呼我一声甄姊姊”，或者迳自叫我‘菲菲’亦无可！不要庄主庄主的，多难听！”

说罢，依旧满脸妩媚的微笑，又说道：“来到这里，便没有他人打扰，你不必拘束，还是坐下来吧！”

过庭芳虽是心中忐忑不安，此时也只好强自镇住心神，默默地走至一张檀木椅前，缓缓坐下来。

那檀木椅，铺着一层软绵绵的鹅绒，舒适异常。

白云仙子缓移莲步，走至壁角，从小几上端起一只玉碗，又走回过庭芳身前，伸着纤纤玉指，将玉碗奉予过庭芳，含笑说道：“这是敝庄特制的参茶，功能提神补力，请过少侠服下。”

过庭芳接过玉碗，轻轻揭开盖子，随即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馥郁香气。

单是闻到那股香气，立即精神一爽，丹田之中，隐隐

生出一股热流，浑身精力骤然大增。

他情知这杯参茶确非凡品，然而心中仍不免有点狐疑，便犹豫着不敢喝下去。

白云仙子“咦”了一声，微笑地问道：“你不大相信我，是不是？”

过庭芳脸上微微一红，终于坦然地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在下不知庄主的来历，所以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白云仙子突然妙目含嗔，不悦地打岔道：“不要叫我庄主，随便称呼我‘甄姊姊’好了！”

过庭芳只得微含歉意地改口问道：“请问此地是不是甄姊姊的香闺？”

白云仙子甄菲菲脸色稍缓，微笑地点点头。

过庭芳又嗫嗫地说道：“既是甄姐姐的香闺，在此谈话恐怕有点不便，我们可否换个地方？”

白云仙子突然敛起笑容，严肃地摇头说道：“此室的建造与众不同，那道铁门与四面的墙壁之中，全都夹着厚达五寸的水银，所以不但寒暑不侵，而且任何细小的音响都无法传出室外。目下‘东海龙君’在敝庄之中，他擅长‘地听天视’之术，除了此室之外，我们在敝庄任何地方谈话，都难以逃过他的双耳。”

过庭芳听得“白云仙子”害怕“东海龙君”偷听他们的谈话，不禁心中一惊。

依他的想法，“白云仙子”与“东海龙君”乃是一党的，因为听说“东海龙君”此次答应协助七大派，乃是“白云仙子”一手促成的，看来他们两人必有渊源，何以

“白云仙子”却要对“东海龙君”步步提防？”

过庭芳百思不得其解，沉吟片刻，疑惑地问道：“‘东海龙君’究竟是何等人物？”

白云仙子的粉脸突然浮起笑靥，并不答覆过庭芳的问题，只是沉静地注视着过庭芳，半晌，始含笑地说道：“过兄弟，我带你到此地来，有两个目的，第一，为了感谢你适才奋不顾身，助我一臂之力，将我救出血旗令主的掌下，我有事相托，希望你见允。”

说时，略略停顿一下，神秘地一笑，加重语气地说道：“这件事你只要能够办到，任何代价，我都可以答应你！”

过庭芳听出她话里有因，不觉心头一震，急忙答道：“甄姊姊有事尽管吩咐，代价之事，不谈也罢。”

白云仙子思索片刻，说道：“我想请你帮我对付一个人，此人武功甚高，不是常人所能敌，但是你既能打跑血旗令主，相信尚能与他周旋！”

过庭芳随口问道：“此人是谁？”

白云仙子镇静地答道：“东海龙君！”

过庭芳闻言一惊，失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云仙子突然两眼一湿，内心似乎很激动，颤声说道：“我本意乃是要替七大掌门报仇，所以特地邀请七派门下聚集此处，一方面又请来‘东海龙君’，以增加实力，哪知‘东海龙君’却有另有阴谋，只在这几天之内，他可能会做出一桩很可怕的事！”

过庭芳闻言更惊，疑惑地接口问道：“东海龙君有何

阴谋？”

白云仙子含泪道：“他准备将七大派门下尽行消灭，使七大派之名，自此成为武林的历史陈迹！他现在所以还迟迟不肯下手，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七大派之中，尚有几位高手不曾到来，一待那些高手全部到齐之后，‘东海龙君’将会下毒手，施暗算，届时七大派门下，除了一个人之外，将全数难逃一死！”

过庭芳讶然问道：“那个人是谁？”

白云仙子幽怨地瞟了过庭芳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就是那位与你形影不离的端木姑娘！”

过庭芳闻言大出意外，没想到“东海龙君”将会留下端木玉的性命，不知是何缘故？

他记得曾听人说“东海龙君”生性邪淫，想来想去，必是为了端木玉貌如天仙，所以“东海龙君”准备将她据为己有，不愿杀害。

心中这么一想，立即怒火上升，沉声问道：“东海龙君”是否垂涎于端木姑娘的美貌，所以留下不杀？”

白云仙子微微一笑，摇头说道：“这倒不是，‘东海龙君’所以不杀端木姑娘，乃是因为他们之间，颇有渊源之故！”

过庭芳心中，又立时惊疑万分，脱口问道：“东海龙君究竟是何来历？甄姐姐可否赐告？”

白云仙子蛾眉轻皱，似乎不愿答覆这个问题，迟疑了一会，始勉强求答道：“他乃是先夫的胞弟！”

过庭芳没想到眼前这位绮年玉貌的“白云仙子”竟是

一位寡妇，心中油然兴起一丝惋惜之念。

他看出“白云仙子”不愿说出“东海龙君”的来历，其中必有难言的苦衷，当下也不再追问这个问题，改口问道：“甄姐姐既非七大派门下，为何会起了邀请‘东海龙君’前来为七派掌门复仇之心？”

白云仙子又面转悲戚，粉脸笼忧，哽声说道：“我与七大派中某一位掌门人渊源颇深，平日常受这位掌门的照顾。‘白云山庄’能够有这一番经营，也是这位掌门暗中出资的。我为了感恩图报，所以志切复仇。”

过庭芳听了这段话，不禁心中纳闷，想不通七位掌门人之中，究竟是哪一位与白云仙子有如此深厚的关系？

白云仙子已窥出他心中的疑问，当下苦笑一笑，问道：“过兄弟，你难道还想不出这位掌门人是谁？”

过庭芳摇摇头，沉思地说道：“白云山庄这番经营，少说也得三五十万两银子，才能办到，可见，这位掌门必然雄于资财，只不知究竟是那一位，恕我猜不出来。”

白云仙子接口问道：“七大名派之中，有一派富可敌国，以财力闻名于世，过兄弟难道没有听说过？”

过庭芳对七大派的内部情形并不清楚，当下摇摇头表示不知。

白云仙子突然“噗嗤”一声轻笑，微带诧异地问道：“你与端木姑娘，如此接近，难道不知道‘南海门’富甲天下？”

过庭芳闻言哼了一声，他做梦也没想到这“白云山庄”乃是南海掌门端木静淑暗中出资经营的，而且他与端

木玉相处那么久，却看不出她的家中竟是如此富有。

他愕然半晌，想了一想，又问道：“然则甄姐姐与南海端木掌门究竟有何渊源？”

他话声刚落，白云仙子尚未回答，猛听得铁门之上隆隆作响，敢情门外有人在用力撞门。

白云仙子立时脸色惨变，惊慌地说道：“我在此室之中，向从来没有敢来打扰，就是那些婢女也绝对不敢来叫门，这究竟是何缘故？”

过庭芳心中一震，“呛”的一声，竟自拔出那柄断金碎玉的“黑锈剑”，沉声说道：“‘东海龙君’必然知道我来到此地，或者是他故意前来骚扰，亦未可知！”

白云仙子见过庭芳撒剑在手，更形惊慌，急忙说道：“要对付‘东海龙君’必须从长计划，过兄弟万勿轻举妄动！否则将成不了之局！”

说时，凤目之中流露出央求的眼色，注视着过庭芳。

过庭芳只得复将黑锈剑纳入鞘中。

白云仙子伸手一拉壁间的细绳，满室灯光立时齐灭，她然后小心翼翼地扭开重锁，将铁门拉开一条缝，偷偷向外窥看。

但见门外臭无人声，只在远远的走廊上，有四个艳婢静静地躺在地上，显然已被人制住穴道。

白云仙子满腹惊疑等了半晌，便壮起胆子，问了一声：“什么人？”

话落，猛听得一股低沉的声音，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三更半夜，孤男寡女，锁在密室之中，究竟在干些什么

不可告人之事？”

那声音非常低沉，好像从脚下的地底深处，发出的一样。

过庭芳已听出这是“东海龙君”的声音。他以前数次听过“东海龙君”讲话，声音有如雷鸣，似从遥远之外传来，这一次却好像就在近处。

声音大小虽然有异，然而两者的音质相同，所以他断定必是“东海龙君”已亲到此处。

他站在白云仙子的身后，从门缝向外窥看，却看不见半条人影，不知“东海龙君”藏于何处。

白云仙子听得“东海龙君”语含轻薄，暗示她与过庭芳有不轨的行为，不禁气得满脸涨红，冷笑一声，恨恨地说道：“二弟，你的兄长已然逝世，我的私生活你无权过问！”

她在众人之前称呼“东海龙君”为“龙君”，但在私底下却称他为“二弟”，显然她虽然畏惧“东海龙君”，但多少还保持一点做嫂子的尊严。

东海龙君听到她的话，重重地“哼”了一声，愠怒地说道：“你的私生活，我虽然无权过问，但你如果做出太对不起我死去兄长的事，我却也不便装聋作哑，不闻不问！”

白云仙子柳眉一扬，愤愤地说道：“你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更是对不起列宗列祖，哪里还有资格管到我头上来？”

她这句话说得很重，过庭芳只道“东海龙君”将按捺不住，立时发作。当下暗中运功戒备，准备出手。



哪知“东海龙君”却毫无声息，静默了许久，始淡淡地说道：“你且出来一下！”

“白云仙子”冷哼一声，想都不想，一把将铁门拉开，挺身跨出门外。

过庭芳不大放心，正想追出，蓦见“白云仙子”的头上，电光一闪，快得骇人听闻，只一眨眼，白云仙子已活生生地失去踪影。

这个变化太过突然，过庭芳不禁大吃一惊，身形倏动，俨然飘身出了门外，举目一看，四周杳无人影，只有在旁一扇小窗，正在微微地翕动着。

他不敢怠慢，急忙一提真气，双脚齐蹬，身形有若弹丸，穿窗而出，落脚于一处楼阁的屋顶上。

凝目四望，银白色的月光之下，大地仿佛死去一般，没有半丝声响。

他心中不禁又惊又急，以他目下的功力，“东海龙君”居然能够当着他的面，从从容容地将“白云仙子”掳去，不露半点痕迹，这份身手，确实匪夷所思。

他焦急地等了半晌，依旧看不出“东海龙君”是从哪个方向逸去的。

他一时里莫知所从，心焦如焚。他知道“东海龙君”生性必甚残暴，“白云仙子”是他的寡嫂，但落于他的手中，后果委实可虑，虽然不致丧生，但说不定会吃一些令人难以忍受的苦头。

他与“白云仙子”虽然相识未久，但他对“白云仙子”已深具好感，尤其“白云仙子”曾经向他求助，所以

此事万万不能放手不管。

当下想了一想，决定先找端木玉商量商量，以端木玉的绝顶聪明，或许可以想出对策亦未可知。

心意既定，正想拔起身形，猛听得身后微有声响，急忙举掌护胸，旋转身形，定睛一看。只见不远处的屋顶上，挺立着三条人影，正是“四大天王”中的“云里手”傅一山，“铁扇书生”文成与天竺高手阿喀巴尊者，独独不见了蛮人“林林”。